

雕

丘

雜

錄

飽卿談叢

雕丘雜錄九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周德卿先生有云文章以意爲主字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近日作者之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其巧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遊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此論最得作詩文肯綮至論詩

云頸聯領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
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
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此實
有未必然者蓋作詩亦有首聯論事而次聯卽
述景者豈能拘拘如所論哉

蕭閒憶恒陽家山詞有斜川三尺玉王若虛謂公
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蕭閒是金蔡丞相
松年別號蔡吾郡人高雅有蘊藉小斜川今亦
不知在何所計今去元不過三百餘年而勝地

韻事俱不可考惜哉

北潭有漱玉堂府治有恒山堂俱極壯麗見王渾南文集

南文集

元時余郡有孝友之家曰許氏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生瑞竹由地而上十二節而中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一時士大夫謂其有致之也多賦詩以美其事渾南王若虛作瑞竹賦

王渾南居壽城日在雕陰或卽今之雕丘乎以此

徵之雕丘固昔人隱居名勝之地也

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
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
淵源擬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以準繩歛而
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
度程勿怪勿僻勿狠勿同若是者所向如志敵
攻無勅可以高視而橫行矣

林下四友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及王
從之若虛也四人皆東垣人俱在里中行必偕

晏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
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
常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從
之號慵夫子升號澹子士衡號狂生晦之號放
翁四子固金元時吾郡高曠之士也今無著作
可見第見之於若虛林下四友贊晦之又號放
心

王潯南白髮歎真切有味讀之可發深省偶記於
此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

應速摘我時咲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
毀棄無足惜况爾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
頭時復將安所擇

潭南自號慵夫有詩曰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
苦送朱顏時人莫咲慵夫拙差比時人少得閒
熙寧中上召明道先生問所以爲御史明道對曰
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
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此雖忠厚之言然論御
史以糾彈爲職群下之長可不問而短可不言

乎舍群下而獨責君父亦非人臣之正也

王若虛焚驢誌武亦寓言也緣爲吾郡故實錄之
左方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生賴鎮陽
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爲
之竟無驗旣久怪誣之說興適民間有產白驢
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
輒散不畱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
以附帥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
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

預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
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
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
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
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
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爲伐邢之
殺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
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
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

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或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懌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宋劉耀卿爲司諫雅愛處士李瀆之爲人瀆終公陳其高退之行詔贈瀆著作郎夫爲司諫而不

忘故舊固耀卿之篤友誼乃以司諫一言而遂
贈處士以著作郎亦先代之盛事也宋時如邵
堯夫林和靖沒後俱有贈官之詔其重恬退之
士如此士安得不重志節耶

顧東橋左右二警辭俱有益於身心學者不可不
書置座右左警辭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
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
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警辭曰好辭以招尤不
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

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
若緇精以示拙

黨承旨懷英嘗夢作一絕句云矯冗連天花春風
動光華人眠不知眠我佩絳紅霞語俱奇杰不
知所謂卽黨亦不能自解豈真謔語耶

蔡丞相松年有書名其子珪字正甫璋字特甫皆
能書其筆法如出一手前輩之貴家學如此

楊孟載有句云十畝桐陰閒鼓瑟一窓竹影靜焚
香余極愛其雅潤後觀王黃華詩有十畝蒼煙

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乃知孟載從此脫化
可見前人作詩如得佳句亦不嫌于蹈襲也

史御史舜元名肅素尚理性之學晚年頗喜養生
謂人可以不死嘗欲棄官學道而竟不能詩甚
新警有咏北潭詩云竹陰松影玉葱蘢十里平
堤一徑通碧水乍開新鏡面青山都是好屏風
寒蟬高鳥清愁外折葦枯荷小景中酒力未多
秋興逸夕陽聊貸半林紅北潭余郡勝地也史

金源人

金明昌間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
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畫
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
物態日日老天公劉徵伯祥七歲被旨賦願鳳
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
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
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惟莫州麻知幾
九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
者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懼怯否對曰君臣父

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後以趙閑閑薦應奉翰林文字以詩名於世

段繼昌白水人自號適安居士性好酒各酒曰黃嬌蓋關中人謂兒女爲阿嬌繼昌以酒比之故云

迂齋先生周馳有鼓子詩云勿以微才棄安危任不輕誰憐一片小能使四方平凡案由吾正樂孟免爾傾何當遇夷坦沈默更何營鼓子不知何物觀詩意似穩卓之物今名穩子也詩甚清

切而寓意深遠故錄之黷私蓋反支起也

金易人田特秀以進士爲轉運使有詩名所居里
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
五歲鄉府省御四試俱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
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永寧游彥哲調汝州司候將之官問爲政於宗御
史端修宗曰治心養氣而已彥哲不達宗曰子
寧不知此耶治心則心正心正則不私養氣則
氣平氣平則不暴不私不暴爲政之術有愈此

者乎

余邑金時有王之奇士衡攻雜學屏山目爲怪魁
邑乘未載

余邑狀頭金承安中有李著字彥明高才博學詩
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尙立言歷官彰德府
治中城陷死節中州集載其觀音院書閣詩云
明巷蓬蒿一尺深小軒岑寂似山林鳥聲落枕
有高下山色閣人無古今客裏三年侵老鏡床
頭一易浣塵襟晚涼癡坐忘言裏滿地西風白

玉簪

黃山谷論鹿性云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
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故能制毒散諸藥也
山谷與王子飛簡云學書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
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
爲俗書此論操觚者不可不知

漢時買賣下手書宋時畫指券卽如今細民棄妻
打手摹也宋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
亦用手摹

李屏山序劉西崑集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聲發而爲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節謂之詩然則詩者文之變也豈有定體哉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致也已矣何後世議論之不公耶齊梁以降病以聲律類俳優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讀又徑俗之甚者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此可嘆者一也李義山喜用

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號西崑體殊無典
雅渾厚之氣反詈杜少陵爲村夫子此可咲者
二也黃魯直天資峭拔擺出翰墨蹊徑以俗爲
雅以故爲新不犯正位如參禪著末後句爲具
眼江西諸君子翕然推重別爲一派高者雕鏤
炎刻下者模影剽竄公言韓退之以文爲詩如
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學退之不至卽一白樂天
耳此可咲者三也嗟乎此說旣行天下寧復有
詩耶比讀劉西崑詩質而不野清而不寒簡而

有理澹而有味蓋學樂天而酷似之觀其爲人必傲世而自重者頗喜浮屠遠於性理之說凡一篇一詠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樂皆詩人之自得不爲後世議論所奪真豪傑之士也西昌詩固是香山一派而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殊有裨於詩道惟謂魯直詩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則未盡然耳

京朝官最苦沿門投刺一事而更苦者謁諸當道此余所深以爲病者也乃讀司馬溫公關吏詩

以此爲苦然則此事自宋已然溫公詩曰弊車
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難驟
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
埃辱固宜。惆悵東歸舊陂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耕學問荅歌。歐陽圭齋所作。詞雖近俚。而頗盡情
事。錄出以示子孫。世間惟有耕與學。思量二藝
皆無錯。耕者榮華得富豪。學者羽翼生鱗角。耕
問學。得恁賢。累年累月在窓前。田地拋荒園圃
廢。日間忘食夜忘眠。學者若若。非容易。筆頭雖小

驚天地。但看五侯將相家。盡是當年勤苦至。學問耕得恁苦。渾身穢汚生泥土。冬月之間被霜雪。春天曉暮遭風雨。耕者答。不辭辛。鋤頭翻地出黃金。但看世間儲積者。盡是當年勤苦人。耕可憐。學可愛。思量二藝皆獲大。少年辛苦老來閒。粉壁朱門多自在。

楊君謙文學昌黎而其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力駁昌黎之非亦猶柳州文學國語而作非國語之意也嗟乎既心服其言而師之復取其

言而彈射之不幾爲逢蒙哉

薛西原見李川甫好貨殖爲書以戒之未附一絕
云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梁園學富翁地下定
遭劉武咲我猶如此況如公此其相警之意切
矣前輩朋友直諒如此真可風也

薛西原曰近時之士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
非一時之巨擘乎然君子不謂爲知道者以其
終身未透富貴之隙也嗟乎學問如陽明尙不
能脫然於富貴塵俗之染人何深耶

少陵藍田詩冠帽意重王文安公改帽爲雪意似
佳而落晚唐格甚矣詩之難言也

凡人操觚立言以理爲主不得其理貽笑後世不
可不慎如法帖中刻王履吉所書謝康樂詩文
休承跋云是歲丙戌涵峯初登第其情暢適故
筆勢淋漓神氣奕奕非他書可及涵峯履吉兄
也履吉行履高潔不屑屑於功名豈以其兄一
第而情遂暢適耶且以其兄登第而書法遂進
設履吉登第其書當何如耶此不特不知履吉

並不知書法矣休承此跋真可噴鉢

甲申大亂秦民多避難走華山深谷中偶人聚至數百夜半饑疲無可食有帶麥麩者柰無火不能熟谷中一道士曰我能熟之取澗水和麩又取澗水濯已腹仰臥製麩餅置腹上條卽焦乾可食數百人因得不饑

國子司業王同祖有名藝苑與人書刺字奇大王弇州述以爲異今翰林中卽庶常書刺亦滿幅矣不知較同祖爲何如無怪乎有臨池費墨之

諸也

神宗朝富平孫太宰立撤籤選官之法一時人稱
銓部爲籤部 本朝凡事必引典例而吏部猶
以遵例爲主人又名吏部爲例部

今之縉紳便覽在宋名班朝錄見容齋隨筆然多
抄寫無刻本亦以其時梓工之未易也

八月十二日南人稱爲鹽生日是日有雨則薄收

姪允棟
允堅校

他卿談乘

過庭假錄

雕丘雜錄十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先朝設科取士入試者有國子生有郡邑學生有
儒士有軍生有武生有醫生有官生有譯字官
有辦事官有翰林院秀才有光祿寺厨役有各
衙門吏有教諭學正訓導有中書舍人收羅人
才可謂廣矣至朝鮮交趾亦有入彀者更前古
所無也

日覺雙眸暗年驚兩鬢蒼病應無處避老更不宜

忙徇俗心情少休官道理長明春歸去定何必
重思量此余伯祖函三公病起感懷詩也公素
不學詩而開口大似元白且讀此則其高風遠
致可知矣

今人不問門外事者常云閉門不管窓前月一任
梅花自主張乃宋臨川陳藏一詩也陳有苦吟
詩云水驛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閉門
不管窓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見隨隱漫錄隨
隱乃藏一之子

友人言必中科甲始了讀書一事余曰何重視科
甲而輕視讀書也夫甲科不過功名之靡端耳
古之名賢多有建許大勲業而不由科甲者豈
遂謂其未了讀書事耶且讀書原非止爲功名
如謂中科甲便了讀書事其亦不知讀書者矣
人有窮有貧如田宅廣有而家口衆多所入不足
償所出日日仰屋躊躇者此窮也如衣食粗足
而家無擔儲聊以度口無可計筭者此貧也貧
者多賢達窮者多悻懂人可不知所守哉

古今紀載理之所無者莫如王質爛柯一事夫神仙之道欲其長生正以日月悠長爲可樂耳乃一局棋便是人間數百年數局棋便是人間數千年矣由此言之數萬年不抵人間一兩月日月如是之速神仙亦有何作處耶此以爲寓言則可以爲實有此事吾甚爲神仙苦其短促也

穆天子傳載天子獵於鉞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鉞山之隊北循漳沱之陽郭璞注鉞山今在常山石邑縣漳沱河今在雁門南城縣然此漳沱之

陽是澤沱之在常山者雁門之澤沱是其源也
膜拜今爲佛家禮穆天子傳載有膜拜而受是外
域人致敬天子之禮也

天子經過駐蹕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見
穆天子傳郭璞注

淑人今三品官妻之封號穆天子傳謚盛姬曰哀
淑人此淑人之稱所自始也

唐人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
主人貧亦歸丘文莊反其詞曰於今燕子如蝴蝶

蝶不入尋常矮屋中唐人固不足言文莊知道者何尙有不能忘情燕子之意耶吾人潛居修道世情盡忘乃足自樂倘退休靜處而蝶燕滿堂哄然喧囂於吾何益余反文莊之詞曰戀花蝴蝶殊無味燕子依人任所歸矮屋正宜寂靜好何須蝶燕亂飛飛

唐李端贈道士詩有懶說歲年齊絳老甘爲鄉曲號涪翁宋黃庭堅號涪翁得無取諸此乎

士君子居鄉高軒華蓋過於閭里無識者羨之有

識者咲之吾學聖人之道而爲有識者所咲則何用高軒華蓋爲哉

婦女藻其絃服以取妍兒童彩其襦襦以自炫吾儒者也而亦華美其衣冠顧影自喜吾不幾婦女兒童也哉

王忠文作王成齋墓表述成齋所與游碩夫鉅人有恒山周公錯與鮮于伯機李公衍同稱意周公亦吾郡一偉人也其行實無可考見記此以俟咨耶

北人善拳棒者名教士王弇州有爲戚都督乞教士詩然鄉語嘗云要教士則教士似一藝之名正不知是此二字否

李于鱗不讀唐以後書其議論得之趙文敏陶九成輟耕錄載趙文敏云作詩總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卽于鱗之論也

先大父

澹明公

問白香山詩於趙忠毅公忠毅公以

一字評之曰透

勾吳秦氏掘墓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

一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是何意也

山海經稱泰戲之山溥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曰羴至今余郡有羴羊祠每霖雨河水溢則有青羊昂首隨波上下卽此神也

陸文定公云求子者男女止服健脾藥甚妙蓋萬物皆生於土也文定少苦乏嗣至五十外始生一兒後仍見孫曾此言正而有驗求嗣者不可不知

古人寓書於人有言事有自箋有自疏有言疏此

必有別不然何刻一印數面有數名耶

古人科試文載之史書者天人三策外不多見而
劉蕡對策雖下第其文載之唐史與日月爭光
文豈在必售耶

世亂奴欺主時衰鬼美人乃唐人李山甫詩也李
詩云自憐心計拙欲語更悲辛世亂僮欺主年
衰鬼美人鏡中顏欲老江上葉長貧不是劉公
樂何緣變此身

人傳老鶴蛋小兒煮食可稀痘武云鴉常食地

蛇有毒未可輕服也

陸放翁題跋署號凡十有七日笠澤漁隱曰漁隱
子曰笠澤漁翁曰可齋曰雙清堂曰甫里陸務
觀曰玉局祠吏曰餘醪巷曰笠澤老漁曰老學
菴曰龜堂病叟曰龜堂老人曰笠澤釣叟曰笠
澤翁曰笠澤老民曰玉笈齋

宋時男娼有禁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
一百賞錢五十貫明時有官妓之禁而男娼則
不禁蓮子衡術乃其巢穴官員設席或呼一人

或二三人陳饌侑觴有欲宿者卽畱宿其裝飾
底衣如女子襲以青絹袍油頭粉面竟如少艾
也

弇州九言苦熱詩每句爲刪二字尙成七言如此

亦何貴有此一體也六月刪苦熱杜門復何道

科頭刪解衣徒坐清陰邊爲語刪諸君且莫河

朔飲我欲一枕刪此二字上就羲皇眠藥如刪足踏

太行萬古雪恍若刪臥對廬山千尺泉長安道

中刪此二字龍藏者誰子薰心刪炙手不畏天公權

前代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制投刺有雙東單東如吏部司官與三品以上官則雙東以下則單東雙東卽全東全紙爲之單東則全東之一幅也前代刺有大不盈掌者或卽今之寸楮乎

元裕之有續夷堅志多載金遼時事今不傳

弁州作瞿文懿公傳載公領治誥勅而陸太保炳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滕隴挾兵部移以

請公執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
 要公公咲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
 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弇州號稱博洽
 而此議竟似不知朝典者明制妻封二人元配
 及現在者一人陸欲封最後妻此正現在妻也
 文懿公何得而沮之且封贈事宜自屬部臣部
 臣題明行翰林院撰文翟之職不過撰文耳何
 得越俎而沮封事况明制原無繳還詞頭之例
 此事似涉影響文懿公生平建監當不止此此

可不載也

夢白先生東園以忍冬藤爲籬題一聯於上云山
家籬落從來雅世上金銀無此香葢以忍冬藤
一名金銀花也

韓子蒼贈趙伯魚詩曰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
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周益公跋楊誠齋詩謂誠齋雖求詞源擇用句
法歲銀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乃入悟
門謂子蒼爲知言余謂子蒼此詩大有解悟以

此學禪可也學詩可也卽爲文亦不越此推而至於書畫之一藝修真之大道有得於此皆可參求學者不可不知

野記言江陵相孛告還朝真定守錢普劄爲步輿以嬾之步輿內數童子執拂供役無異舟車余記先祖言曾親見江陵公過真定所乘絹轎無異恒制但轎傍二童子執拂步隨耳無步輿之說也此非先祖目覩末有不信爲真者野史詎可憑乎

冠禮不行久矣耿恭簡公爲其猶子行冠禮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緜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夫進士之服祇可進士用之安可必其猶子之必進士也又安可必其猶子之止於進士也不若易以朝衣朝冠朱履或少可耳

舊制官員母妻封贈七品曰孺人六品曰安人五品曰宜人四品曰恭人三品曰淑人二品曰夫人一品曰一品夫人洪武時宋學士濂母封曰

德人想制未定以前之封也

唐人詩佳者固多亦有倖得名者如章孝標氣格甚卑彫鑿太甚其黎庶已同倚頓富煙花却爲相公貧及饒陽因富得州名俗雅不成句不知何以與少陵謫仙詩並傳至今也

唐人有薛花冠項斯詩云此身閑未得終日戴應難似亦隱者之冠也今其制不可攷矣

彭惠安公韶爲刑部郎外戚周或與民爭田推彭往勘環視卽歸自劾曰眞定古冀州域其賦爲

第一等或雜出爲第二等說者謂如周官田一
易再易之類蓋其地間有一歲一收者有兩歲
一收者坐是賦有不同一畝必兼數畝高皇帝
初平天下念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
不科宜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今長
寧伯即用所求有司不能自奏籍浮額田應之
臣履畝其處見地有高下歲有旱潦沿河者流
徙不常謙薄者積歲無獲墾皆截補高下通融
旱潦益祖宗絕科之意卽堯舜錯賦之心今征

歛繁興丁無游民尙顧慮地業力耕粗給若
計畝論畝餘奪爲羨臣知非死則徒耳真定迹
在畿內非國家根本耶戚里功臣患不富貴哉
奚必感國之根不與戚休爭民艱食利也臣前
到彼民扶老携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
屢畝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
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詔獄科道官交章
救得釋嗟乎若惠安公者真貽吾郡以無窮之
利也其言洞悉民情通達治體而述吾郡情勢

逼真至今猶然因爲錄出俾人知吾郡兼畝而稅蓋有所本非無因也

元人鐘嗣成錄鬼簿載有傳奇行於世者白人甫號蘭谷李文蔚侯正卿號良齋先生尙仲賢戴善甫江澤民俱真定人才學之士也今郡邑誌無傳焉記之以俟考

唐伯虎名寅南京解元以文鳴世宋有唐伯虎則子西之兄也載在篤行列傳

寧晉大陸澤中嘗獲蓮子數斗其皮如鐵堅硬不

易破蓋陸澤昔曾種蓮所遺之物也歲月已不可計大抵三百餘年矣

李方叔薦謚超曠文子此私謚也見濟南師友談記

司馬承禎又名道隱見貞白先生碑陰記署曰天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徵述

孫頤光校

過庭暇錄

東齋掌鈔

離丘雜錄十一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王文正公爲相魏野貽之詩曰從來輔相皆頻出
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
赤松遊味此詩似譏文正久居相位而但以封
祀爲職業不如歸去爲妙耳嗟乎相君一事少
差遂爲草野所譏誚傳之千古在位者可不慎
哉

人生事事體貼居易以俟命一語最得便宜

鍾輅云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嘗言命矣至于繼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此論最爲有理余生平有二事足徵定命因爲記之壬午余入試鄉闈試之日婦王恭人夢有焦螭白門入室及揭曉報未至又夢如前是年余得登賢書婦謂焦螭乃黃甲也子必捷禮闈癸未落第歸謂婦夢不足信也及甲申本朝撫有四海兵臨真定大帥憐余弱永年令卽題寶授益謂禮闈無望矣未幾銓部檄赴部考試余

遂解歸及乙酉本朝急需人用大徵前代賢
才凡舉人皆徵至京授守令同年出仕者已大
半余應召入燕又謂前夢無徵矣抵燕以人才
輻輳乃又報罷丙戌倖登進士榜婦曰是何如
屢許多變故而不能脫一黃甲夢豈不足信哉
余曰我今始信前定之說爲不可易也又余爲
兵部侍郎假歸期滿當入都適戶部堂司綠事
議處人謂少司農一席必補余矣余畏其事繁
故遲之然期迫不能久余又謂待余入都處分

已定會推有人當不及余矣不意 明旨再駁
又遲月餘適余到京事定缺出而余補戶部是
命已有定豈能逃乎

蘇子由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
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近人爲文專以摸
倣爲主摸倣未肖不知者尤生議論吁聞公此
言寧無深省

子由又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余觀
董江都蔡中郎輩爲文卓越今古今觀其集不

過一二卷耳而樊宗師集多至數百卷今傳者止一二篇和凝集稱至多自爲鏤板而今無一字存者子由之言不足信乎

李之彥曰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未爲的論如壽命不長則一切善必不行我獨富足人多窘急是誠何心余謂此言以聖賢心事律之未爲盡善以世人之心事言之不失爲善人今人壽愈長愈肆其惡福愈盛祇知爲己而不知濟人者比比矣如此

之福壽亦何益哉則行善普濟之言尙可爲箴銘也

武問曰有人人品清峻而後嗣乏絕者矣人品鄙汗而後嗣茂盛者矣是何也余曰人生後嗣昌熾只在心地寬平心地寬平又不在于君子小人也君子而鏤刻者矣有小人而坦易者矣然此小人非害人之小人也蓋貪位慕祿庸庸碌碌之人也

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糞牛羊解之者曰河

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
踐蹂令少疎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餽餌
也此解殊不然蓋麥當秋冬時縱牛羊牧于其
間一則汗穢足以糞田疇一則牛羊食其苗適
歲苗必鬱而滋盛非欲其疎也老子農事者方
知此理

書法緩以倣古急以出奇趙忠毅公作草字徐徐
而成毫不急遽是以一筆不失古法然又云遲
重者終于拙鈍公書不至拙鈍者蓋其遲筆遲

而能活也

今天下禮制壞極矣而其甚者莫過于喪喪禮之
不以理甚矣而其于理大悖者莫過于稱制夫
制者朝廷禁令之所在也乃人子親死其持服
則各守制其與人投刺則直書曰制是斬衰三
年者祇以遵功令也而人子哀毀之意全無矣
豈所以明孝哉或上疏陳情于君父之前不便
直言直事如丁憂守制字面尙可用也至與人
往還自稱曰孤曰哀有句不可而必以制易之

也此不知起于何時今天下盡然矣安能驟易之俾心安而理得乎

明制有大圭上鏤字曰敬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于天子者天子執圭受君臣之禮蓋見此圭如見祖宗也

陽明之學一傳而爲心齋再傳而爲波石三傳而爲文肅謂淮南派淮南主擔荷而其子孫喜爲拔俗之行其敝至爲氣魄所果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淮南之後而爲悍然不顧此豈陽明

所欲聞哉

北齊之士喜爲輕逸獨顏侍郎家訓惓惓以忠厚
誨其子弟厥後五世聯圭並笏書名史冊此厚
重之報也余家自少保公以來世以忠厚爲法
卽不能如顏氏立言著訓然持此二字甚謹因
而得子孫昌盛凡吾後人不可不知

遼史載大樂器有方響吹葉鼓吹樂有長鳴中鳴
等名不知爲何物或卽今掌號所用之物乎

遼蕭蒲離不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

抹古山屏遠輦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
日人間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
擾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此亦學禪而
大有得者蓋晁文元公之流也

吾北人稱善書者推邢趙兩公邢書宏放雅麗趙
書古朴蒼健邢之失在輕俊趙之失在險怪大
抵豪縱敏捷者右邢古拙持重者阿趙然邢法
二王趙師鍾顏二公學皆有本非若後來之秀
侈口自詡也

嘗見蘇文忠帖有遞中曾用皮角附李信夫書一角必到甚疑私書何以附遞中也既讀燕翼貽謀錄乃知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宋時體恤臣僚如此今倘依比例行則遠宦者無魚沉鴈杳之慮豈非仁政哉

古者婚禮娶婦來日婦拜舅姑于庭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名曰拜客今都中投刺謁人還謁皆名拜客豈可以丈夫而襲女子之名耶

名耶

李涪刊誤言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國禁
書疏是以啟事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此卽
今之寸楮也寸楮萬曆以前尙少啟禎時盛行
至今則幾無尺牘矣

晉人言少陵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之註杜詩者遂
強引經史以注之然亦有不必要引者如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容易則引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商量則引易注疏咸
臨正義曰須商量事宜余謂杜用容易商量不

過隨筆常語耳未必有意用此二書如必謂用此二書則紛紛細細繁枝嫩葉又何所出乎

元史爲宋文憲王忠文撰其間差訛亦不少如郝經傳載其祖天挺元裕常從之學又言元裕常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氣非常元裕者或卽元好問乎好問字裕之今乃不書其名而書其字又去下一字何也似必有訛裕之嘗師天挺見所撰郝先生墓銘文憲忠文豈未見耶至後天挺傳又言受業於遺山元好問更可笑矣

元吾郡蔡城楊澁中山楊珎無極楊卞俱有時名人亦謂之三楊

余嘗謂習靜可以却病石文介亦謂主敬可以養生故有主敬銘曰壯歲抱病欲修調攝之法意亦甚猛烈迄無成功長者或謂余曰直主于敬自當有益養生莫過是矣乃爲銘以自勗朝吾兢兢夕已息而廣坐正容暗室自欺豈惟太侈始爲不敬一語或妄一念不正意逐辭放神隨物遷德喪疾生夫豈偶然吾銘吾齋凡以衛疾

念念在茲聿修厥德

樂城張太守舉初爲戶部主事監諸倉場是時多
委貂璫督收貂璫於監者視事之口必委順致
禮供張設樂以娛之遂往往掣肘結舌法由是
日弊舉獨不受一茶自携菜菜裁度饑渴雖所
乘馬亦輕整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
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門稅日往稽閱諸
課盡入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教
下執不從衆乃泣訴於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

曰張舉曰是吊馬張乎此賢者汝輩慎避之耳
嗟乎一人持正卽權要亦畏服誰謂法不可執
乎若司禮實勝大司徒矣司禮猶知舉爲賢者
宜慎避而何大司徒乃不知也

王楙曰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
子孫同樂此正樂耳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
益於事余謂如楙乃真知樂者也有人惟無所求
於人始能樂然豈易得乎

余問神仙之道於姚黃門文然姚曰仙道盡龍谿

語錄中余卽覓是書觀之大約所言皆靜理而已而談仙術亦頗有悟入處誰謂儒者不言鍊養事乎

鄧文潔公所論讀書法與余意同大畧謂生平苦不能記卽三四行書皆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書都有個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將別處用余謂卽孔明獨觀大畧陶淵明不求甚解亦是此意得文潔此法讀盡天下古今書可也

徐貞明問鄧文潔以養生之道鄧曰夫火下水上
爲既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收
視返聽藏聰明於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
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文潔理學名
儒此論與道家養生論互相發明故錄之

世傳推背圖盡物像以占世變多有巧中者蜀人
費孝先以軌革卦影之術名天下卽此術也又
術士李某者亦傳管輅軌革法書卦影頗有驗
一丞相問之書水邊一月中一古字未幾除知

湖州今其法不傳而世俗卜龜列卦帖畫人物象龜首所向取帖占驗亦間有巧合者然不足憑也

史載東漢張儉因黨禍逃匿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投孔褒不遇褒弟融匿之捕褒入獄融曰匿儉實融褒曰儉實求我其母曰罪宜坐妾嗟乎彼母子兄弟爭死不得皆爲義所宜然儉亦一英雄也一已被禍累及他人豈爲義乎死則死耳逃匿何爲其不及東林中之高魏楊左輩

遺矣

孫
養輝校

東齋學鈔

東齋學鈔

卷

一

十一

太平廣

子學漫筆

龍丘雜錄十二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唐一卷深明理學其言立教特爲深透曰立門陰
陽內感本從造化上運用觀果核生仁則知有
結胎之理觀稻花凝露則知有昇轉之功觀磁
石吸鐵則知有類垢之情觀龜呪子則知有感
通之靈觀雞抱卵則知有溫養之化觀水蠶火
鼠則知有抽添之候觀桔槔轆轤則知有沐浴
之潤觀枯木放光古器成精則知有飛騰之體

一菴以儒爲宗乃此論固以仙道爲必有者書之以堅余之信心

木槿卽詩所謂薜英也爲女主所怒貶爲凡卉屠長卿見而寃之作升木槿詩木槿何楚楚綠葉而朱華妖姬不足論或恐妬明霞東籬分甘老不受粉黛汗爲君生顏色欲結報恩珠

屠長卿在青浦署中桃樹九月著花至臘月而葉不隕因呼爲歲寒花有詩曰暗入冰霜裏春風竟不知何言碧桃花不及青松枝

列子言國不足將嫁於衛張處度註曰自家而出
謂之嫁是男子亦有嫁也

公安彩石洲出五色石子袁伯修庶子拾得數枚
一類雀卵中分立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
數道如秋天晚霞一黑地有金彩山水人物如
此石較六合所出似更奇勝天地靈秀之氣所
成固何所不有也

陸文裕公曰馮元常生平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
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貧富有定命如此余曰

畢竟馮有貪心盧砥清節然百世而下二公並論無不鄙馮而慕盧者卽錢多亦奚益哉

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措大氣更不可一日無退隱心

郭忠恕自放于酒出則從傭丐飲街市中或詆其不倫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此或有激而爲之然必公卿大夫中有傭丐則不可與飲若傭丐中有公卿大夫則可與飲耳如必汎與之飲以傲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中不有盜

賊乎忠恕亦可出而卽與盜賊飲乎

古今有至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吾人讀之亦當知警如何敬容爲吏部郎中朝士趨者輻輳敬容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余爲銓屬每讀是語卽爲汗下凡來結納者雖不敢以不肖待人而頗知其斷非敬余是以其時與人交頗疎嗟乎人當權勢赫赫其門如市之時一讀何君此語有不索然興盡者乎

東坡墨花詩序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
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由此以觀則
水墨花卉宋時尙少至元王若水則有大幅妙
得自然明時徐文長最擅其能嘗見數幅全無
筆墨痕誠所謂花心起墨暈春色在毫端卽尹
白未必能過之也

東坡與孫子發東云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
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
亦善吏某已舉之東坡不輕許可觀此東楊君

父子俱吾郡有數人物乃竟湮沒不傳可歎也東坡在海外與人書嘗言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來與親戚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東坡一代偉人所求不過如此尚不可得吾輩有屋可居有田可耕無追攝之苦無蠲索之悲乃不及時道逢以娛晚景奔波何爲豈非愚人也哉

東坡云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亦居易俟命之說也余素奉斯言爲一生指南車遇事遂無自苦者願與同人共尊此說豈不成一蕩

蕩平平世界哉

馮元成禮說曰古者燕客琴瑟笙簧而今用優劇
謹呼謹浪旣以乖雅華蟲藻火或以犯制雖王
文成以爲勸善戒惡有古樂之遺然踈客衆會
亦可以代勞節語若素心雅集斷乎可已余則
謂今之填詞者無勸戒之意而惟以海淫則優
人實實可廢但前代衣冠揖讓少藉以存其影
響則又豈可盡廢乎無已盡焚邪詞淫曲而惟
留琵琶殺狗數種亦專用之正不必倚川之諫

客衆會問也

西林道場碑隋太常博士歐陽詢撰不著書人姓名筆意清潤微有肉似虞永興然結字之體則全是率更法疑是詢在隋時亦學永興書耳可悟學書者必宗一家變而化之乃自成一體也割股之事人多不知其所以然按吳崑方論曰蓋賢婦急於舅姑夫子之疾而祈一念以格天爾至唐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療疾自是間闕益多割股至有假名干譽而爲之

者嗚呼同類固不可食虧體豈日事親且俞扁
淳華上世神良之醫也未聞用人肉以治疾而
顏閔曾參之孝亦未嘗割股所以來要名之行
者藏器其作之乎觀此言則割股之不可爲訓
明矣

魏仲先詩有誰共東郭訪懶魁之句懶魁二字亦
新若余斯可稱也

余嘗論文章無裨於世道人心卽卷如牛腰何益
且今人文理粗適少知運筆者卽各成文集敢

卷究之祇堪覆餗耳孰過而問焉若人自成一
說家如雜抄隨筆之類或紀一時之異聞或抒
一己之獨見小而技藝之精大而政治之要罔
不敘述令觀者發其聰明廣其聞見豈不足傳
世翼教乎哉

歷代史書分獨行道學儒林文苑各爲列傳後人
多訾其非余謂此蓋始於孔門之分四科也人
有一節之長豈皆兼才如云以獨行別爲傳則
世豈皆無行者以道學別爲傳則世豈皆無學

者以儒林文苑分二傳則儒豈不能文而文豈不爲儒乎如是則亦可曰孔子之門有德行言語豈世皆無德行言語者政事文學分二科豈能政事者可無文學而能文學者盡皆無政事乎旣不可以此訾孔子豈可以此訾作史者俱不通之論也

王都憲雲鳳與楊太宰書言王昂宜超遷議論最爲正大是古今有數文字乃所引李文達不擢羅文恭一節則失之誣蓋李文達被文恭劾後

未幾卽卒安能旣死而復操黜陟之權也都憲
此書誣人而並自失則亦以考究未詳耳吾人
操筆成文之際可不慎哉

昔人言士大夫子弟不得爲官人則當守一經爲
士人若資性平庸不能讀書則止農人可爲耳
其餘皆辱祖父此言最爲有理士人所不必言
卽明農乃人生正業雖士夫退居亦可爲倘能
勤力田畝多獲粟麥八口無饑不猶愈於奔走
官府居間行賄一旦致生禍端悔何及乎

北土竹未易養蓋天寒每損枝葉耳然惟靜處養之則多條茂記先祖爾耳軒前種竹數竿久益黃落及先祖就養都門經年未啟戶旋家則翠色如沐笋穿牆籬而出矣其時尙謂偶然余弟玉立齋中亦經年無人到竹更茂盛可知竹之性惡人煙而喜寂寞且凡物惟靜養則能長久亦理之必然也

陸中丞邨者嘉靖間名臣也有子中錫穎悟異常一日中錫與某生倚門有美婦過中錫心動某

生愚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桑中歡是夕邛寢夢神來訪曰若子當魁天下今無禮吾請于帝削爲老儒某生本無祿茲將抽其腸邛寤召中錫責問之中錫以實吐語未畢忽報某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愚鈍天道禍淫如此人可不畏哉

李文靖家居一藥欄損壞公朝夕見之不問或以爲言公曰我豈以是而動其心哉達公斯語則遺累完真天下可無累心事矣吾常見人有因

一物之處置不得其所一人之言語不合於心
遂大怒大胥氣憤數日者自傷殊多斯有何益
聞公此言寧無悔乎

天順間華陽王僉事弼居喪三年足不至公府有
司往就見之謝曰身所服非見賓者也親黨移
酒就視之謝曰身所服非對酒者也馮元成曰
人子予寧君命不過其門乃服中而自越聖室
武以干謁武以燕會其於義何居若弼可以風
矣夫居喪禮亦人子情之不容已也况不干謁

不燕會非甚苦人而數百年間僅記一王令
何不達於禮之多耶聞近者親未葬而遠出遊
游者比比矣可慨也哉

人有真趣豈必文情人有真得豈必學悟

余少有鄉老之稱蓋人笑余衣冠朴野言詞迂拙
也余頗安之迄今三十年矣更覺二字爲宜言
鄉則無市井之氣言老則無輕薄之容甚矣二
字之能繪余貌且肖余心也余因鐫一印曰雕
丘鄉老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孫

宜
給
耀

校

藏
書

子寧漫筆